

# 从不生病的72岁健美冠军，确诊后4天离世

原创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

澎湃新闻记者 沈文迪

邱钧给人的印象，大多和健身有关——每天早上拎着装哑铃和水杯的红色布袋出现在公园，在健身器材上上下下翻飞；下午又来到健身房，和“小徒弟们”挥汗如雨，间歇能一口气吃下七八个水煮鸡蛋；又或者是在各地的健美比赛中，浑身涂满橄榄油的他展示着与年龄不相符的傲人肌肉。

认识邱钧的人至今都不愿相信，这个身高一米七、走起路来虎虎生风的健身达人，竟然会在一夜之间输给新冠肺炎。但他们回头一想，邱钧已经72岁了，再强健的肌肉，也敌不过岁月和疾病的侵蚀。

从1月24日发现病情到确诊新冠肺炎入院，邱钧用了11天。住院3天后，他便匆匆离世。

## 健美冠军

上世纪50年代，邱钧随当兵的父亲从福州来到武汉汉口。受生活环境影响，每天他看着士兵们出操、跑步，便也跟着效仿学习。

中专毕业后，16岁的邱钧进入武昌车辆厂，从工人一直干到运输车司机，他始终兢兢业业。单调的生活之余，他喜欢去操场上跑上十来圈，俯卧撑和引体向上是他少有的娱乐。

1990年，邱钧代表厂里参加湖北省第一届健美大赛，并拿到全省第五的成绩。从此，他迷上了健美。

2003年非典爆发之际，邱钧从厂里退休，两年后他的妻子过世，他和唯一的女儿邱玥相依为命，好在还有健身这个爱好，他开启了一条不同寻常的老年生活。

海容涛在2011年与邱玥相识相爱，一年后他们开始谈婚论嫁。当邱玥介绍起父亲时，一脸自豪。海容涛第一次看到未来岳父的照片时又惊又喜，觉得原来真有人这么大年纪还能保持这么好的身材。

女婿上门的时间比预计的推迟了三个月，那段时间邱钧正在准备健美比赛，每天都泡在健身房里，同时必须严格控制饮食。等比赛过后，邱钧这才精心布置了家里，准备了十道菜，邀请女婿上门。



刚结束健美比赛的邱钧。 受访者供图

邱钧每天早早起床，吃的都是蒸馒头、红薯、鸡蛋和番茄，随后把健身器材装进布袋，风风火火地就往公园赶。

公园里有个健身角，每当邱钧露出肌肉，总会引来路人围观、拍照。等到下午，邱钧又出现在健身房，与每个前来锻炼的人打着招呼，不管男女老少、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每到一个健身房，他总能迅速认识一帮朋友、徒弟或者粉丝。

海容涛说，在家里邱钧是个不善言辞的老人，从来都是说得少、做得多。但到了公园或健身房，他就变了个人，好像年轻了40岁，滔滔不绝地跟人探讨如何规范动作、使用器材，并经常指导、矫正新手的动作。



在健身房指导他人的邱钧。 图来自凤凰网

结婚后，原本体重将近180斤的海容涛在岳父的带领下共同锻炼，三个月内减了30斤。

2016年，他们全家报名了武汉马拉松赛，邱钧和邱玥参加的是健康跑，海容涛报名跑全程马拉松。在健康跑结束后，父女俩坐着地铁来到终点等待着海容涛。此时已经跑了42公里的海容涛已经筋疲力尽，每一步都艰难蹒跚。

但当他看到终点前100多米为他振臂加油的妻子和岳父时，他形容自己“就像在沙漠里喝到了甘甜的水”，全力完成了冲刺。

“那个瞬间应该是我们家最温馨、最动人的一个场景了。”海容涛说。

除此以外，邱钧经常会外出参加健美比赛，海容涛全程陪同，在比赛中到处寻找好的拍摄角度，记录下岳父的光辉时刻。

去年邱钧在北京的一次比赛中获得了元老级别的金牌，那是岳父最高兴的一次，开心得像个



孩子，把硕大的奖牌挂在身前，走到风景合适处，便停下说，“来容涛，照张相。”随后掀起了上衣、摆起了pose。

在2019年参加完淮安“奥赛之夜”的健美比赛后，回程路上海容涛对岳父说，爸，我回去也练练，下次跟你一起参加比赛。邱钧连忙答应，“赶紧搞啊！”

如果不出意外，他们会一同参加2020年6月在南京举办的“奥赛之夜”健美比赛。

## 病毒来袭

直到1月23日，邱钧还在坚持锻炼，彼时虽然健身房已经歇业，但他还是雷打不动地去到公园锻炼。可那天海容涛发现了异常。



展示肌肉的邱钧。 图来自楚天都市报

大年三十的早上，邱玥煮了面条，海容涛起床后发现岳父已经去了公园，但邱玥说父亲早上没怎么吃，这引起了海容涛的警觉，“老爷子健身消耗大，很少会没胃口”。

海容涛从新冠肺炎刚爆发之际就开始关注，把新闻里提到的感染者症状都记在心里，并不断提示岳父，最近还是少出门，出门戴口罩。

但他知道，岳父认为自己身强体壮不会感染，说太多会伤他自尊，所以没有强制要求他防护

或者禁足。

“那会我倒不担心健身房的人，他们身体都还可以，主要是公园人来人往的太多了，大多是老人。”海容涛说。

1月10日，一家人坐下来吃饭时他主动提出了这个问题，邱钧听他说了半天，最后憋出来一句话，“该么样就么样”（注：该怎么样还是怎么样），接着又说，“别人都没戴口罩，我戴口罩多难看。”

听了这话，海容涛也说不了什么。当时他所接收到的信息都是零碎的，没有比较可靠的预警说服老人。后来1月24日，湖北省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Ⅰ级响应。

之前海容涛从没见到岳父生过病。但谨小慎微的他在发觉岳父食欲不振的当天下午，就赶紧去买了三根体温计回来，分别给家人测量。邱钧的体温为37.6摄氏度，依旧食欲不振，此时距离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仅剩两三个小时。

海容涛当机立断，立马让妻子收拾东西住出去，自己则陪着邱钧进行隔离，看他的情况是否会好转。

邱玥虽然也想留下来照顾父亲，但海容涛坚持分开，并安慰岳父可能就是个小感冒。邱钧没有多说，当晚一个人在屋里看着春晚，早早地睡了。

1月25日一早，海容涛冲到药房抢了15天剂量的感冒药，同时又加购了口罩。回到家后他便给自己和岳父戴上口罩和手套，两人一人一个房间，除了送饭一般不进行接触。

海容涛介绍，那两天岳父的情况并没有好转，胃口越来越差，晚上他甚至能听见从隔壁传来的呻吟声，“那是老爷子发烧痛苦，哎，我听了实在难受！”海容涛见岳父的病情没有好转，就想着把他送去医院。

1月29日，邱钧在社区医院验血后，医生直接让他转去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但去到协和医院后，海容涛感到害怕，“走廊里挤满了人，排不上队拿不到号，还有人躺在地上。”

无奈之下他们只能回家，第二天辗转多家医院，最后终于在湖北省新华医院做了CT检查，诊断意见是双肺多发感染性病变。

海容涛一个人拿着白茫茫一片的CT报告去见医生，医生表示如果要确诊新冠肺炎还需进行核酸检测，只有确诊了才能分配床位住院。这期间只能给病人进行输液，输液药物一天一开。



湖北省中西医结合医院

Hubei Provincial Hospital of Integrated Chinese & Western Medicine

湖北中医药大学附属新华医院

### CT检查报告单

姓名: 邱钧 性别: 男 年龄: 71岁 CT 号: CT303783  
门诊号: 901470433 床位: 申请科室: 发热门诊 检查日期: 2020-01-30

检查名称: 胸部/肺、纵膈, 平扫+三维重建

#### 影像所见:

双肺纹理清晰, 双肺见散在多发斑片状磨玻璃影。双侧主支气管及各分支通畅。心影形态大小正常。纵膈未见肿大淋巴结。双侧未见胸腔积液及胸膜肥厚。

#### 诊断意见:

双肺多发感染性病变。

报告医师:

审核医师:

(签名有效)

注: 本报告单仅供临床参考, 不作他用。

报告时间: 2020-01-30 13:02:50

邱钧的CT检查报告。受访者供图

海容涛有些不理解, 他认为此时应该尽量避免去到人流密集场所, 防止交叉感染, 但他此刻只能带着邱钧前往输液室。

他翻出了一副墨镜用于眼睛的临时防护, 两人还分别穿着雨披当作防护服, 略显突兀地穿梭

在医院里。尤其是受病痛折磨的邱钧，此时已经全然顾不上他人的眼光，女婿让干嘛，他就照做，没有多余的话。

## 难求一床

邱钧的转变海容涛都看在眼里，从一开始的讳疾忌医、百般拒绝，到就诊时的忧心忡忡、言听计从。

“他可能有些怕了，担心自己如果得这个病怎么办。”海容涛说，在医院动辄就要排队排上个把小时，为了让岳父多休息会，他只能自己上。

海容涛穿着雨披，想办法把自己裹得密不透风，但仍然感到深深的恐惧。在某个时间点，他觉得自己如履薄冰、进退两难，透过朦胧的墨镜，他只看到人们焦虑和绝望的样子。

而邱钧的情况并没有随着输液好转，从前可以扛着杠铃起蹲毫不费力，而如今走路都会气喘，而且病情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日益加重，女婿为他准备的鸡汤他也喝不了几口。

1月31日凌晨，海容涛来到协和医院，只见门口停满了车，病人在车里坐着，家属在医院排队。他也开始排队预约新冠肺炎核酸检测，戴着潜水面罩、穿着雨衣，让邱钧在家里等。

2月1日上午10点，邱钧完成咽拭子采样，2月2日得到结果，阳性。

## 入诊通知单

经中国疾控平台通报及武汉同济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等相关医疗机构诊断，患者邱均，（男），身份证号：                    ，联系电话：            ，为新型冠状病毒阳性患者（核酸筛查为阳性），请到武汉红十字会医院就诊。

万松街办事处

2020年2月2日

武展

邱钧的入诊通知单。受访者供图

来不及难过，海容涛立即拿着确诊单联系社区，想要上报到区里寻求医院床位。在住院之前，邱钧仍然要到新华医院进行输液。在这个间隙，心理压力已经到达极限的他瞒着岳父，给自己挂了个号。

他告诉医生，自己的岳父已经确诊，他担心自己也有危险，想拍一个CT，医生答应了。等他自己的肺部CT被送到医生手上后，海容涛能感觉自己快要窒息，甚至紧张地把没问题听成了有问题。直到医生重复说正常，他才仿佛从地狱回到了人间，浑身都软了下来。



走出诊室后，海容涛给妻子打了个电话报平安，妻子无比激动。

紧接着又一个好消息传来，社区通知海容涛，武汉市红十字医院可以收治邱钧，让他赶紧带人去。

海容涛知道，此时床位非常紧张，他在去医院前甚至告知邱钧，如果见到了医生，直接往地上一倒，这样有可能得到一个床位。邱钧说好。

但等两人来到红十字医院门口，保安将他们拦住，核对名单并没有找到邱钧的名字，海容涛给社区打电话反映，社区也派人来到医院进行协调，但没有效果。三个小时后海容涛又把岳父带回了家。

2月3日，海容涛自己来到红十字医院门口确认名单，直到下午六点才看到邱钧的名字，连忙把人送进医院。

由于医院有着严格的管控，只允许病人进入，家属不能陪同，对于极少去医院看病的邱钧来说，他连挂号都不会，只能一趟趟步履艰难地走回到医院门口，向海容涛询问。直到邱钧进去后很久都没有出来，海容涛这才三步一回头地离开。

回到家后，他第一件事就是消毒，给家里每个角落喷洒酒精，晚上又给岳父去送饭。隔着门口的护栏，邱钧告诉女婿，自己没有床位，只能坐着输液。第二天海容涛问朋友借了一张折叠床又送了过去。

等到2月5日下午，邱钧给女婿打来电话，说要几桶泡面。海容涛一听高兴得不行，“这是治疗有效果了，有胃口了。”他立马买了六桶泡面送了过去。

还是隔着护栏，邱钧还问买这么多干嘛，海容涛就说留着吃。回去后海容涛立马把消息告诉了亲戚们，大家都觉得老爷子这是要好起来了。

## 最后一面

2月6日上午八点，海容涛接到红十字医院医生的电话，邱钧病逝。

“当时我都不知道要先穿衣服还是先穿裤子。”海容涛说，自己花了很久才冷静下来，大口呼吸，手机攥在手上，谁也不告诉。

他还要为岳父办手续，为此需要进到医院里，这是风险最高的，他怠慢不得。

他带上所有证件赶往医院。等来到一个看起来像输液室的二三十平米的地方，他看到邱钧被白布包裹着，躺在自己借来的那张折叠床上，护士用屏风做了个隔断，一边还有6、7个人在输液。

海容涛走上前去，给邱钧磕了三个头。“磕第一个头的时候我就在想，怎么会这样呢？”每磕一下，他都觉得这是一场梦，那个壮硕无比的老头会醒过来吧。但等他磕完头，眼罩里满是泪水，邱钧依旧躺在那里。

邱钧有个习惯，自己重要的东西包括身份证都放在腰包里。为了拿出腰包，海容涛费了很大的劲，因为岳父体格健硕，他轻易搬不动他，一旁的护士过来帮忙，用剪刀剪开腰包，这才取了下来。

海容涛发现，腰包上还带着岳父的余温，回忆至此，他哽咽了很久。

他像“行尸走肉一般”办完手续，邱钧的遗体被送上了殡仪馆的车，一同被带走的还有另外两具遗体。来不及再看一眼，来不及说声走好，邱钧的遗体被匆匆运走，海容涛看着远去的白车，只知道哭。

回到家已是中午，海容涛花了20分钟让自己冷静，随后给妻子打去了电话。

“早上八点多医院通知，爸爸走了。”

“怎么可能，你在开玩笑吧？”

海容涛听到妻子这话，绷不住大哭起来，之前的冷静全然无用，两人在电话里嚎啕大哭。

哭完后海容涛又一一通知家属，每打一个电话，他都大哭一次，此前压抑的情感如今都爆发了出来。

到了晚上，恍惚之间海容涛感觉到点了，邱钧这会应该刚从健身房出来要回家了。但他转念一想，岳父已然不在了。

这之后的日子，海容涛作为密切接触者，被社区安排到了专门的酒店进行隔离。因为不能开空调，他带着电热毯；一日三餐都有人送，但有时吃了又饿，他带上了过年没吃完的零食；为了保证营养，他还带了罐奶粉，一个人在酒店里慢慢恢复平静。

妻子的情况则不是很好，从大年三十分别，她就再没见过父亲，和海容涛也只是远远地见过几面。她不接电话，只在微信上打字，也不敢和丈夫视频。关于父亲的悼文一律不看，只是默默收藏起来。

## “保小家，就是保大家”

邱钧的离去，让很多人感到震惊，许多曾经与他一同健身的朋友纷纷留言，回忆老爷子的精神矍铄和和蔼可敬。

也有人问，这么健康的邱老怎么一夜之间就离开了大家？海容涛说，老人毕竟72岁了，再强健的肌肉，也耐不住岁数在这了。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贵强在接受访谈时提到，免疫是把双刃剑，如果一个患者病毒很多，免疫能力也很强，容易出现局部斗争，这样会带来炎症因子风暴，导致病情迅速爆发恶化。

老人已经走了，在他的讣告中，他的女儿和女婿写道，“在武汉全城抗疫的特殊情况下，我们不设灵堂，丧事从简，告别仪式根据疫情结束情况再另行通知。”



邱钧的讣告。受访者供图

简单地处理完岳父的后事，海容涛开始了隔离的生活。除了每天测量体温，他需要做的事并不多。回忆起这几天的经历，有时他会自责，“我是不是做得太绝了，把他们彻底隔离开来，家里人可能会觉得没帮上什么忙。”

但他也强调，自己的初衷是为了防止人传人，他见过太多悲惨的故事，“我见过最惨的就是一家5口全死了，还有父母都得病住院了，留下7、8岁的孩子，邻里之间照顾着。”

尽管海容涛非常想念和担心妻子，他不敢和妻子见面，“我岳父走了几天以后，我给她买了四五筐东西，放到她门口我就走，她再下来拿，基本上我俩是见不到面的。”

2月10日下午，一位马拉松跑友找到海容涛，说自己的岳母也确诊病逝了，自己的妻子要开车冲到医院去见最后一面，希望海容涛帮着劝劝。

海容涛给跑友的妻子打去电话，介绍了自己的情况，然后先让她把驻车靠边，对她说，“你家里还有两个宝宝，你去（病毒）高密度的地方，万一带了病毒回家，你孩子怎么办？”电话那头的人一边哭一边说着什么，最终还是听了进去。

海容涛说，中国人是想最后见一面的，但在这种情况下真的没办法。他觉得，“保小家，就是保大家。在前线的医护工作者们都不容易，我们彼此也要做好防护，避免交叉感染。”

---

本期编辑 常琛

## 推荐阅读



更多精彩内容，点击下载澎湃新闻APP

澎湃



[阅读原文](#)